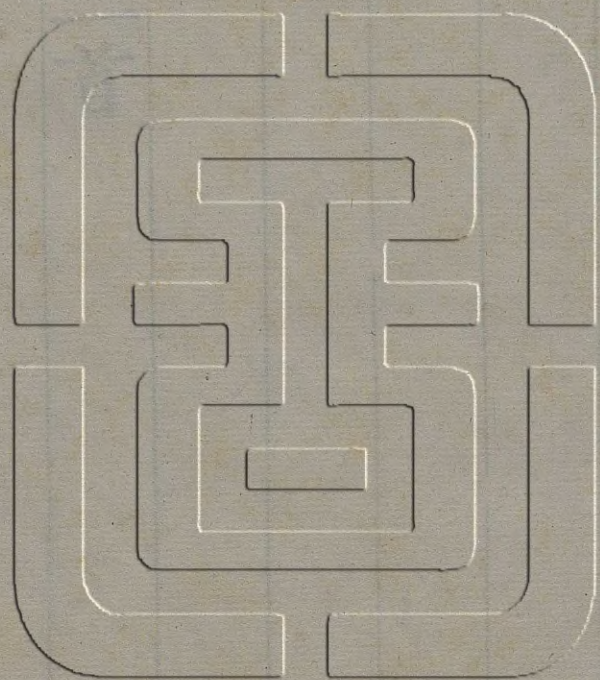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古130  
8485





兩漢金石記卷第二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目錄

卷第一

年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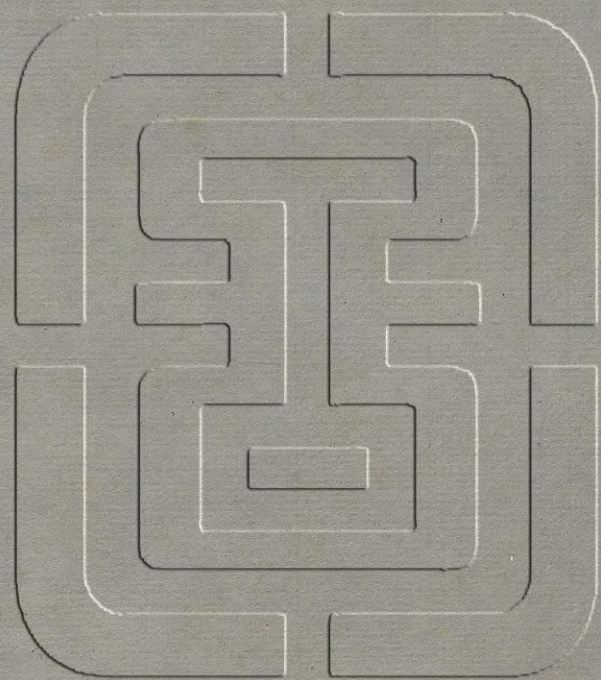
卷第二

目錄

附考二首

卷第三

石經





卷第四 古器物文上

建初尺

孔廟祭器字

帶鈎字

鴈足鐙款二種

鐃斗字

鐃斗柄字

銷字

洗字 十一種

新莽量銘

弩機字

帳構銅字二種

尚方故治字

舉契字二種

井券

卷第五 古器物文下

印併符 五十四種

附繅篆解

泉併範 卅二種

鑑 廿二種



附瓦 五十七種

卷第六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并陰 并左右兩側

池陽項伯脩題字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史晨饗孔廟後碑

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并陰

泰山都尉孔君碑 并陰

卷第七

故豫州從事孔君碑

孔德讓碑

孔宏碑

五鳳二年石刻

居攝墳壇刻字 二種

魯王墓石人刻字

竹葉碑

卷第八

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并陰

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并陰



尉氏令鄭季宣碑 并陰

故執金吾丞武君碑

故郎中鄭君碑

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故廬江太守范府君碑

卷第九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二種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

少室東闕題名

開母廟石闕銘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卷第十

函嶽華山廟碑

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附夏承碑攷五首

卷第十一

蒼頡廟碑 并陰 并左右兩側 平陵衡君題字

郟陽令曹全碑 并陰

校官碑

白石神君碑 并陰



三公山碑

卷弟十二

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并陰

故衛尉卿衡府君碑

尹宙碑

故聞憲長韓仁銘

張壽碑

唐公房碑

并陰

故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

卷弟十三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丞呂國等題名

龜池五瑞碑

析里橋郝閣頌

武都太守耿勲碑

鄙君開石門刻字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附魏晉通袞斜閣道題刻

二種

卷弟十四



殷比干墓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王稚子闕

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

朱鮪墓石室題字

寶應石刻畫象題字

延光殘碑

漢安仙集字

蜀楊公闕

中平二年王君碑

附李君碑

漢碑殘字

卷弟十五

武梁祠堂畫象

敦煌長史武斑碑

武氏石闕銘

卷弟十六

故涼州刺史魏君碑

幽州刺史朱君碑重刻本

成陽靈臺碑重刻本



故小黃門譙君碑重刻本

酸棗令劉熊碑雙鈎本

婁壽碑摹本

附陳德碑

州輔碑殘字摹本

天祿辟邪字摹本

卷第十七 備放五種

故沛相楊君碑

故繁陽令楊君碑

故高陽令楊君碑

故太尉楊公碑

郭林宗碑

卷第十八

附魏封孔羨碑

附魏公卿上尊號碑

附魏受禪碑

附黃初殘石字 二種

附吳寶鼎甄文

附吳九真太守谷朗碑

附吳禪國山碑



附吳天璽紀功碑

卷第十九

隸續補

洪氏急就章注

卷第二十

隸八分攷

卷第二十一

補遺之一

范式碑殘石字  
劉熊碑雙鉤本

補遺之二

古刻叢鈔二種  
年月表內

補遺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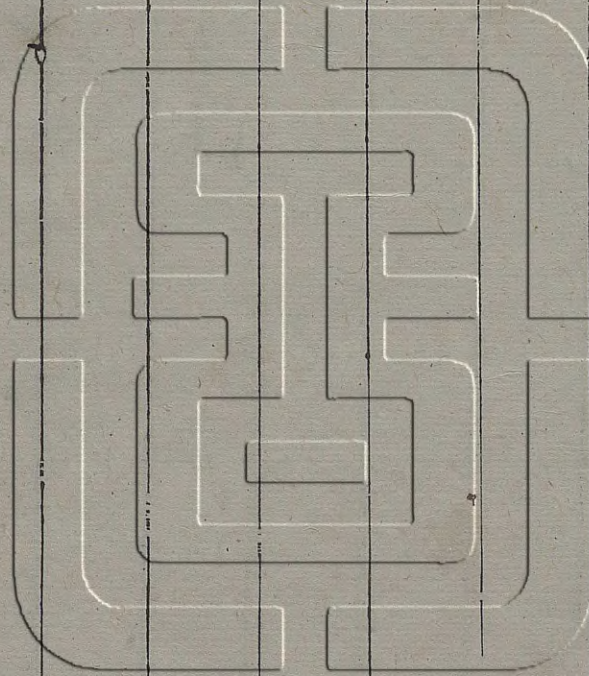
公乘伯喬綫字  
貞女羅鳳閣

永初官鑿文

此一種未入年月表內

卷第二十二

班馬字類附記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目次考

今所行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一百三十四之第一百  
四十三凡十卷為集古錄跋尾第一至第十集古碑  
凡千卷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者也今之集本是  
周益公所編定每卷之末猶存其原編之次如師相  
楊君碑云先弟十一者是也洪文惠隸釋載集古錄  
之說漢隸者凡上下兩卷其目次皆依歐陽子原本  
未經益公重編者也惟曹魏二碑乃退其弟於後耳  
又洪氏所載歐陽神弼集古錄目一卷則漢魏不分  
矣是亦歐陽子之舊次也王象之輿地碑目所引集



古錄者蓋多取旃弼之書惟平江府條下寶花寺碑  
云集古錄一百四十五春申廟記云集古錄三百二  
十八此二碑者今所傳集古錄跋皆無之然以象之  
所引具有其說則非有目無跋者也今所傳集古錄  
跋財三百八十四種耳豈所謂四百餘篇之跋又有  
軼去者耶曾宏父石刻鋪叙曰公之元孫江陵支使  
雋莫居鄉邦悉棄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  
六十有八而已据此云四失其三則可知原跋之數  
溢出四百之外明矣而今所傳者止此則其跋有軼  
去無疑也愚嘗欲合王象之碑目暨陳思寶刻叢編  
二書以尋繹歐陽氏父子之手澤今即象之所述二  
碑次第知為歐陽公原本之目次又無疑也昔歐陽  
公自序謂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  
世先後蓋取其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今觀  
益公所編定若以本碑時世為次則熹平之碑有在  
延熹前者元嘉永壽之碑有在和平前者此非以時  
世為先後也如或以跋之先後為次則如同治平  
元年跋而六月在三月之前五月又在四月之前又  
非以跋時為先後也賴有洪氏之書得以粗見歐陽  
子原書之序度其原本必亦如趙氏金石錄於本碑



河漢金石言卷二  
之上系以一二以至百千耳此則歐陽趙氏婁氏之所同者也

洪文惠公隸釋隸續目次考

隸釋隸續目次即漢隸字原目次也婁氏字原曰碑之先後當按年月而碑無年月者什五六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歐陽弼弼集古錄目趙德夫金石錄雖雜他碑皆以所得先後為之次洪文惠公獨釋隸古亦隨得隨載而卷弟所紀固已整然今悉循之而以續得者附於其後愚按趙氏金石錄目與跋皆按年月叙置故東武自叙云次其先後為二千卷婁氏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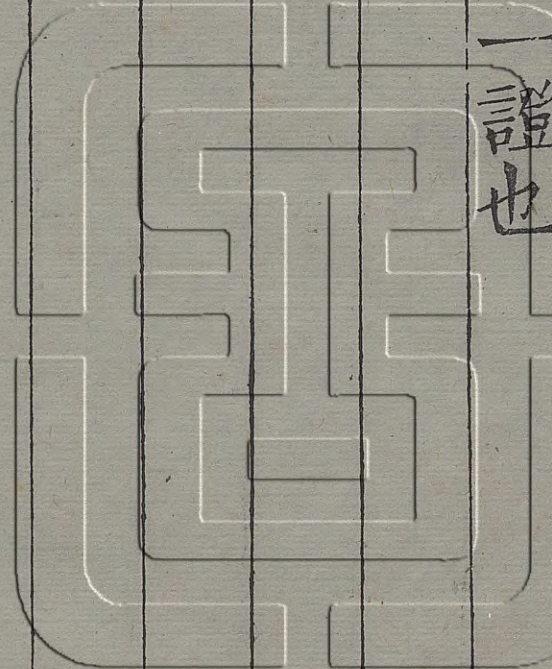
趙為隨所得先後者未之深考也若夫洪氏之書則婁氏一依之自弟一孟郁修堯廟碑至弟一百八十三張平子碑皆隸釋自弟一百八十四郎中王政碑至弟三百三尉府壺薛軹文皆隸續惟中間弟二百卅二劉寬故吏名在隸續第十二卷者曰劉寬碑陰門生名曰劉寬碑陰故吏名分為二碑之陰其前一陰跋云劉公兩碑俱有陰此則門生所刻之陰也隸釋目錄曰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王曜非劉寬故吏以此語推之必洪氏先得劉寬故吏一碑陰而王曜諸人名或誤裝襍其中耳及後得二陰拓



本然後知王曜是門生非故吏因自改正先列門生之陰於前而以先所得故吏之陰列於後所以兩碑俱有陰之語不在後跋而在前跋是其徵也婁氏之書凡遇洪所列碑陰者皆特起一條而於此門生之陰故吏之陰止列為第二百卅二之一一條者蓋洪氏卷內雖改正分列兩陰而本卷前之目則尚未及改正正云劉寬故吏名而已婁氏準此立目故未之改也至若第一百九十八公乘伯喬殘題名婁氏作永元十六字獨此條與洪氏不相關涉此十六字摹本陶氏古刻叢抄有之今以驗婁氏字原所錄之字則悉無之攷婁氏字原自弟三百二延年樽字以下諸碑皆未採其字此永元十六字亦然是則或出於書成之後別經改補續增致斯措拄未可以臆斷矣自餘諸碑次序則未有不與洪氏合者若隸續弟四卷末鄭烈碑為第二百十九即至弟十一卷司空孔扶碑為弟二百二十益以明隸續帙中之間入隸圖數卷者非淳熙隸釋之舊也洪文惠此書初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重訂於淳熙三年丙申又自跋於七年庚子又自跋於八年辛丑然且有欲合數刻為一而未能之歎今其次弟具在大約於隨時所得之中略區



事類於事類之中又略寓年月以為先後而已隸釋有總目續則無之隸釋目無闕續則有之此亦未綜合為一之一證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三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漢石經殘字

方綱所得見者一十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典降不永於戲今

建乃家 股

□ 惠 □ □ □



右尚書盤庚篇五行半二十六字又半字五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一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戶上作苦曲直

良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六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刀人志

剛人之有能有為使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植

為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二而國人

乃心

右尚書洪範篇十行七十七字又半字十一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曰曰時我

未月惠

右尚書君奭篇二行十一字又半字三

尚書二段弟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二篇之間空

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矣弟二

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少數字耳弟三段君奭則弟

二行多出洪氏三字也弟一段盤庚篇從黃秋盦

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盦本無之予從松



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有此凶字及三半字又見如臯姜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右半耳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

尚書三段凡十八行以今世所行板本合此存字計當日石經金碑每行字數則盤庚六行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不可知也洪範十行行皆七十三字惟第二行第六行皆七十四字君奭一行亦七十四字此其大較也其

字數參差不同者必其未露之字復有較今板本增損者不可以臆斷也就此三篇驗之則是盤庚之文與今本異者尤多耳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今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尔

惟是徧心是以爲刺 葛屨

功一曲言采其蕢 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夾勿思 園有棘其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設尸



其猶來

陟岵三章音

兮不稼不畷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之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

食我黍三歲宦女

右詩魏風八行七十一字又半字九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苞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喜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唐風四行三十二字又半字二

魯詩二段凡隔章皆空格及篇末摠計章句之文亦如之與洪氏所載大約不甚相遠惟父曰嗟予子行役句曰上洪云闕一字毛無今驗此拓本曰上直接父字並無闕也且此魏唐風二段以今板本合此殘字計之皆每行七十二字惟園有棘章一行七十三字其為某字有異未可臆知至於岵岵三章凡二行皆每行七十二字無疑若果此曰字上闕一格則母曰兄曰亦應如是必無每行仍皆七十二字之理想洪氏所見乃裝襍之本誤將空紙作闕耳且以知今所見是本非出於洪氏摹



刻者也

婁氏字原列宦字於貫字條下注云石經魯詩殘碑宦女莫我肯勞魏國風作貫頌南原隸辨糾之云魯詩毛詩互有不同宦與貫未可即為一字字原以為借宦為貫非是此說是也宦蒞二字雖見於說文蒞云艸也宦云仕也則許自師毛氏不盡與魯詩相應矣猗之為子則正義云猗辭也自是正解而陸氏釋文云本亦作猗者當為考異之文不當作同義耳

此二段中間以原石位置計之當相去二行

東丙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血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首公答拜媵爵者亦

媵爵者執觶待

公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三十五字又半字五

郊請反命

曰以君命聘于



善乎受上亦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亦至亦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聘禮六行三十一字

儀禮二段以今板本驗之凡隔段處皆空一格此以字數計之如此耳前一段在隸釋後一段在隸續洪云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然以今所見殘本聘禮六行其第一行命字第二行曰字洪皆不著是本非洪氏越州蓬萊閣之刻本明矣又此

二段共十三行行皆七十四字惟前一段之第四行乃七十三字洪氏錄熹平石經於它經未嘗計其每行字數也然于儀禮云在諸經中最高為難辨而云以板本尋繹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豈洪氏因它經文熟未嘗深繹板本故獨記此字數耶不然則它經每行字數視今板本措拄者頗非一條借使一二字間相去不遠恐亦未可執一以定之矣愚第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字行數而不敢執某經某行以斷定之尔

罕女者何



同治金言卷三  
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晉者何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十八字又半字二

公羊殘碑洪氏所錄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予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所錄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若以板本計全石之每行字數則就此三行內之可計者第一行八十七字第二行八十五字較它經每行多出十許字而字之大小却無異不知何也其前一行尚有泐字之勢隱隱可辨

晉者何以下是衛人立晉之傳也此上空一格則其前是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傳也洪氏隸釋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据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此條於經之原本最為明白矣又據洪氏所錄石經於公羊傳內載有嚴顏異同之說則其列春秋正經於傳之前亦可無疑者矣耳道之以渙



於我我對曰且違樊泥

子夏問孝子曰色也

人焉廋子曰温故

峴斯害也已子曰

為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右論語為政篇八行五十三字又半字十一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往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是魯孔丘與白是是知津矣

若之避世之士哉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一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止之也欲繫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憲其斯以乎謂虞仲夷佚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右論語微子篇八行一百七十二字又半字四

不蔽蔭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一有在朕躬

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曰何謂惠而不貝子曰民之



才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一威而不猛

右論語堯曰篇四行凡上下二段上段二十七字又半字四下段四十字又半字五

長世

今蕭牆之內盍毛包周典

此間空一行無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十八字又半字四

論語四段為政篇暨堯曰篇之上半段皆黃本餘皆錢本也並洪釋所有者者洪云榘板本作榘婁氏則云說文摩田器論語榘而不輟或从来此條足

以補洪釋也或从来三字今說文板本遺失當是

徐氏刪之此又足以補說文也殺雞殺字今驗此

殘本正與婁氏相合亦可證近日所行隸釋刻本

作殺之訛也拱立之拱則此本右半已泐婁氏作

拱今驗此本或當是拱婁說亦可存以相證又牆

字婁云石經論語辟諸宮牆其在蕭牆之內皆作

牆按論語此句無其字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惟篇

末識語內有此句亦無其字此條蓋婁氏偶多出

一字之誤耳又洪氏云魯詩又有一段二十餘字

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  
又曰論語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摠其字又載盍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在篇數字數一行之後官  
名刻工名之前今以此所得殘石摹本合之洪氏  
所述而熹平石經全碑之式儼如在目矣

秀水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  
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尚書脫孝  
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  
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  
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

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  
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  
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  
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已何  
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  
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  
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  
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尚  
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錢唐黃秋盦易購得漢石經殘



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  
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昔宋軋  
道中鄱陽洪文惠以所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鑄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愚今獲  
見此殘字三段敬摹重勒亦名其齋曰小蓬萊閣  
而秋盦以其先世貞父先生讀書南屏山有小蓬  
萊之題自號小蓬萊閣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  
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  
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  
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顧亭  
林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  
見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論語為政堯曰篇字以  
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  
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  
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  
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  
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  
元本至于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



為後人摹本可知矣今秋盦所得之三段又與此  
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  
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  
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康字論語堯曰篇  
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為政篇女字具全而洪皆  
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  
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權堂孝顯  
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叅校盤  
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  
退谷手記秀水朱竹垞二跋僕官林佶一跋按徐  
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  
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  
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為蔡中  
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  
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  
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  
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  
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  
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臯姜氏重摹退谷研山  
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



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四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洪文惠云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耳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萬季

野石經攷曰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

梁邛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

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

公羊有嚴顏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

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頌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

石碑所刻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經文三

十四篇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

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

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隸釋



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也且五  
經外更有論語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  
皆書始得其實方綱按靈帝紀所云詔諸儒正五  
經者乃渾舉之詞蔡邕傳所云奏求正定六經者  
則核實之文也是熹平石經為周易尚書魯詩儀  
禮公羊論語六經也若全謝山以漢刻止有五經  
魯詩為黃初所補杭堇浦以隋志言七經者蓋見  
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  
有公羊傳有論語却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為漢刻  
七經此特揣測之論耳當日如何綜計互有摺拄  
蓋不必鑿求矣然洪氏釋惟有書詩儀禮公羊  
論語而無周易以今所得殘字驗之則論語與公  
羊詩書儀禮字勢殊不相遠且洪氏又以公羊詩  
書儀禮筆法在論語上與黃初孔廟碑相近是又  
豈可泥乎

歐趙洪婁諸家以後凡著錄金石之書攷論石經  
詳矣茲不具述惟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  
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  
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  
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



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

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鮎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遜於邕也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正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攷異等書因之今叅攷



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  
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  
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  
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  
石鼓歌洪景廬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  
按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  
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  
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詳見首卷年  
月表內

按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為一字石經其論  
允矣近日厲樊榭為杭莖浦作石經考異序內一  
條甚精公羊昭二十五年齊集唁公于野井既哭  
以人為蓄何休注云蓄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  
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  
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  
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  
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詒公羊未卒業則辟雍  
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  
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  
經一字之佐證也



又按竹垞經義考引婁機漢隸字原條下有尚書存若干字云云乃字原之書所編列諸碑次目此所謂尚書一百三十九至下論語一百四十三者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字數也此竹垞屬小史抄撮之誤附識於此

方綱謹錄漢碑之字惟据拓本錄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据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据著錄者則亦十無一二耳然亦必明言据某本而後錄之未有使著錄本之字雜廁於摹本拓本間漫不可別者也茲於石經卷內粗發其凡如此至若顧氏隸辨近年所纂雖所列石經之文百有三字然予嘗逐一核之皆是就洪氏著錄於板本者抄寫而已不特非見漢碑且於宋槧漢隸字源亦未之見也是以不得不析言之

漢石經殘字歌

丁酉

熹平初作皇義篇石渠故事追孝宣通經釋義事優大文武之道非丹鉛雕蟲篆鳥那比數鴻都未立前三年議郎意不在工畫蓋以正誤代傳箋蘭臺漆書敢私易煌煌日月當中天四十六石堂十丈聚觀車兩爭駢闐楊家略著洛陽記宋初尚有



斷石傳東觀論出御史府論語跋記董廣川成都  
會誓各搜篋洪相八石精摹鑄因依破缺非貌古  
太璞粹氣逾于全吾鄉孫氏硯山笈南原摹本殊  
不然繇原繇辨槩與籀毛槩黃槩烏非焉鄒平復  
聞張氏本硯山又落吳淞船義門每用譏退谷弄  
藏鑿別相後先盍毛包周證魯義歐陽夏售訂孔  
編越州閣圮海水繇柯亭桐爨朱絲絃玉邳半圭  
虹貫斗龍領白寶珠騰淵崑山顧亭林四明萬季野各  
有攷我欲彙續無由緣復當摹勒自此始涓濡溜  
且尺硯穿七名蓬萊扁小閣賀梁語驚來翩翩

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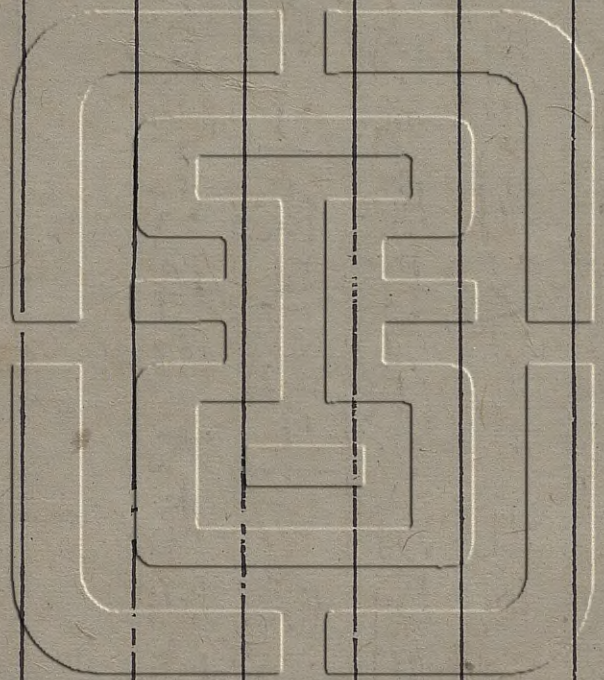
戊申九月一日

石經未及洪家半尚抵吳萊籀書換龍圖晉玉雖  
舊聞魏公資州餘幾段鴻都學開後三年皇義篇  
章未點竄正始那誤邯鄲澤隸今先估張懷瓘黃  
晁援据正宜審蔡馬姓名原可按六經七經孰淆  
訛一字三字精剖判邇來鄒平與北平商書魯論  
环湯德如到講堂筵几度我昔豐碑丈尺算表裏  
隸書果徵實章句異同兼綜貫洪釋篇行記聘禮  
今我諸經儼陳燦春醴嚴顏詩盍毛只少義爻象  
與彖書云孝于復友于鼠食黍苗三歲宦近人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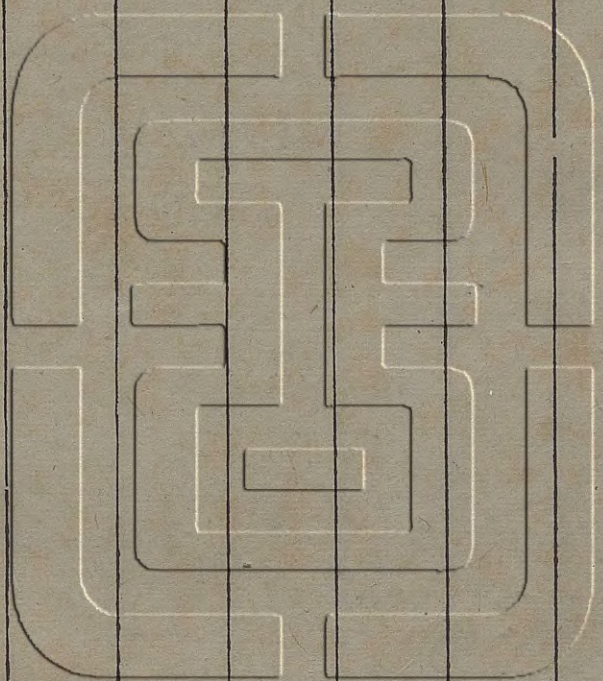


本据婁機追想饒州簡初汗鄱陽石泐五百年中  
郎聽遠焦桐爨豈惟西江補典故龍光紫氣卿雲  
縵方今

聖人崇實學六籍中天森炳煥羣言壹稟醇乎醇  
如日方升旦復旦諸生切磋函雅故不獨瑠琢工  
文翰宮牆齋廡探星宿清廟明堂列圭瓚鳳皇一  
羽麟一角琪樹芝華非近翫研經奚必古本執樸  
學幸勿承師畔河海方將測原委質厚先須植根  
榦越州石氏證蓬萊餘論何人續東觀摩挲小閣  
一紀餘甫得南州映芹泮偏傍或裨箋傳詒叅檢  
置到周秦漢踟躕凝立語學官桂露秋香手勤盥







兩漢金石記卷第四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興翁方綱

器物文上

漢建初尺款

憲嘯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右漢建初銅尺今藏闕里孔東塘有記載王文簡  
居易錄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  
尺與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須郡國謂之漢尺此或  
其遺歟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  
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



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  
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勖  
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田父  
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  
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  
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律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  
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分七釐未嘗明言得周玉律  
以為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  
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  
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  
可据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憲虜隸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  
注師古曰音廬夷建初六年為章帝即位之六年  
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  
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  
初尺與劉歆尺建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  
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  
沈冠雲乃居然据以分田制祿殊為武斷江寧周  
暢亭築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



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  
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即以此為周尺且云沿傳十  
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為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  
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  
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慎為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  
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  
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摹宋秦熹鐘鼎款識冊所  
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錙歆銅尺  
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  
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即此也蓋此於後人所定

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雲所摹初非此  
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即建武  
尺尤為足信矣

尺上陰款凡十四字字在篆隸之間尺字下一筆  
微作側勢今曲阜有摹本則作正筆矣

漢元和二年尊字

漢元味貳季造孔子廟祭器

漢元味貳季造

右曲阜聖廟犧象山雷四尊陽識篆書前十一字  
橫書四尊皆同而大小微別凡四尊為篆四十有



四約每字得漢尺一寸許也後六字分二行行三字未見其器不知鑄於某器某處但就拓本錄此耳元和二年是東漢章帝即位之十年改元元和之乙酉歲是為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之後六年而侍中曹褒定漢禮之前一年也

漢帶鉤字

六年五月丙午

張師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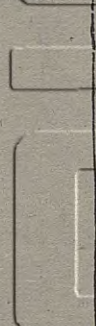
右銅帶鉤以建初尺度之長九寸中鏤雲文此字在其上下字僅一分許篆書陽識漢自武帝始有年號此器但云六年故知是西漢器也考惠帝六年壬子呂后六年己未文帝六年丁卯此三年之五月皆無丙午惟高帝六年庚子景帝六年庚寅此二年之五月皆有丙午此器當屬何時則弗能深攷矣卽作字古器款識皆如此

又見帶鉤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一寸四分其下隱起圓處徑五分文曰宜子二字古文篆陰款又見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三分其背之上下各有銀鏤三字曰丙午釗君宜官篆書又帶鉤一建初尺長五寸四分陰款篆書景初元年五月丙午



造凡九字攷魏明帝景初元年五月丁酉朔丙午  
是其十日也又江秋史有帶鈎二一曰建初口年  
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合前二  
鈎皆云丙午蓋漢魏鑄鈎用五月丙午日也此可  
作帶鈎故實

漢建昭鴈足鐙款



建昭三季考工輔為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八  
兩護建佐博畜夫樞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弟五 故家

後大廚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庵祖札來以所得漢銅  
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  
所藏厲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  
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  
且以證予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鴈足鐙二行鐙二內者  
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  
未有更起年月為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季  
賜於陽朔元年一器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



寶也

後大尉三字著其度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鑄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前文微有不同

漢竟寧鴈足鎧款

竟寧

此間二字蝕据厲

護為內者造銅鴈足鎧重三

此確是三字

此間二字蝕据

斤十二兩護武嗇夫廟掾廣漢主右丞

賞守

此間二字蝕据

護工卒

此確是卒字樊

史不禁

省

此省字樊榭誤

此似中字樊榭誤

宮內者第廿五

受內者

曩見厲徵君樊榭集漢銅鴈足鎧歌為半槎賦自注繫下銘云云其詩蒲阪首山青透迤黃帝鼎成龍胡垂云云丁酉秋於錢唐黃小松易篋中得見半槎所藏是鎧款文拓本蝕漫已甚然就其可辨者則第一行末一字實是省字第二行第一字則蝕去其半矣樊榭乃以此字誤連前行末一字讀為首山二字遂以蒲阪首山為故實而作詩蓋因薛尚功鍾鼎欵識載有首山宮鎧其文云蒲反首山宮銅鴈足八寸云云此薛氏所錄自別是一鎧且其首山二字本相聯成文也今此鎧則前一行



末自是省字並非首字其第二行亦非山字何得  
以首山二字傳會強就薛氏之書且逕以蒲反首  
山之器硬爲裝題有是理乎

即以薛氏之書驗之其孝成鼎云建平三年造守  
令史永省又大官壺云建武二十年造主太僕監  
掾蒼省又綏和壺云綏和元年造主守右丞同守  
令寶省證之博古考古二圖皆合蓋省乃省察之  
義猶漢碑察書察字也安得誤爲首字乎

是器文已極蝕難辨竟寧元年下爲內者之上當  
是人名亦恐未必是護字今姑依樊榭集錄之

予今得王述庵所寄建昭三季一鐙拓文以半槎  
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園相去不遠而建  
昭一鐙其槩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  
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  
若依樊榭所釋作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  
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  
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  
是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  
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鐙槩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  
弟可謂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也



戊申冬述庵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  
借此器來諦翫古光疑澤槃仰底覆中承以脛下  
卓三趾其字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於槃之下  
今陽平十三字六行在槃之側後大厨三字在底  
之跟以漢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為圓二重外一重  
圍徑五寸內圍徑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  
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  
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  
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  
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漢權  
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  
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  
今日攷古度量其可信者惟建初尺耳建初尺當  
今營造尺七寸四分強刪其他措拄者特是當時  
朝野遠近所用偶有參差耳稽古者可以無多致  
疑矣

漢鐮斗字

元康元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畜夫建護萬牟縣長  
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  
右鐮斗字隸書二行三十六字在柄之下面工字



重文作二考漢宣帝晉惠帝皆有元康之號審此  
器文字古質必漢器也其字體雖極小然與五鳳  
二年字正相埒是篆初變例時也鐘鼎款識云凡  
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記所謂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是也是器藏海鹽張芑堂燕昌家芑  
堂自為記云顏師古急就篇注鏹斗温器也似鈹  
而無緣王應麟曰鏹斗斗也温器三足而有柄趙  
希古洞天清錄云刁斗無足鏹斗有足是斗下有  
三足其銘云云賢友乃繕作人之名府畫以下或  
署官署名皆不署姓氏也

萬年下一字芑堂釋作般予按當是縣字漢書地  
理志曰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師古曰三輔黃圖  
云起萬年陵是也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  
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  
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  
百石是為長吏又云畫夫職聽訟收賦稅此器自  
府畫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上一人  
云繕作者工之職下四人摠言省者官所司也胖  
雖似股字股亦縣名然股屬勃海郡不應遠與三  
輔之邑連書故知是縣字也其曰右丞者百官表



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

漢鐃斗柄字

八升

右八升二字陽文篆書在鐃斗之柄桂未谷拓以相寄者未見其器

元延銷

長安共厨銅三斗銷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罕十日造

右藏嘉興黃氏未見其器就拓本量之口徑一尺

四分漢建初尺之尺有五寸也腹深則未之審也銘在其脣之右曰長安共厨銅三斗銷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兩元延元年十月造篆書廿五字作一行直下與博古圖所載梁山銷橫書之式不同而口徑大過之

說文銷小盆也从金昌聲昌从肉口聲口音章而薛尚功鍾鼎欵識書作了此器又作已皆漢人篆勢之變也延內正字上畫內垂尚存六書之意第字从艸則非矣

嘉興姚上舍巽齋江春以此拓本見遺并示其鄉



人曹君仲模秉鈞所爲跋云辛丑夏同王石農觀於黃思堂家文云十五斤八兩以今權權之祇得八斤文云三斗以今量量之祇七升七合楓窻小牘載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陶溝從助產朱婆婆厖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為湯官造卅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王守右丞同守令寶省第重六斤漢權雖減不應如許是古人已有此疑今此銷亦得諸新鄭土中色純綠權之輕重略相等而量之相懸比權尤甚惜袁公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不知又何如也又宋陳後山談叢載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鍾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則是漢之衡與宋約輕其半量不及十之四而今之量衡與宋相等也顧衡量起於累黍本於黃鍾不應互異如是秉鈞記方綱按曹君以古今權量不同為疑予嘗以漢建初尺驗之建初尺與劉歆銅斛尺同當今衣工尺七寸耳曲阜顏氏所藏木尺亦云周尺止當今尺六寸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今耳郎仁寶次列



夏商以來之尺無一合者度既如此權量可知又豈能盡比而同之耶但曹君跋內尚憾楓窓小牘於二斗之數略而不書然攷小牘所載此器出土在宣和三年其時權知開封府事王革上之即已入當時秘府矣其時秘府準量乃曰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是同在一時所量而官私之文已不相符何況古今紀載更多循訛何可勝原然漢時權衡度量大較與今制參驗之數則已略具於前條鴈足鐙欵下矣又小牘及后山談叢所載二器皆收入薛氏鐘鼎欵識而綏和壺內和字薛氏摹誤周陽鍾容十斗斗字薛亦誤作升至於重卅八斤下有第卅字第亦从艸知漢時佐史之篆不盡衷於六書則安見其時權量必盡衷於六律耶而或者又併此銷疑之則亦過矣○姚上舍少年嗜古僑居京師日與予次兒樹培往復攷核金石文字乃甫歸里而疾卒傷其有志未就因附書於此俾其姓名託茲編以弗煙也

漢中平二年洗字

中平二鬲冑世造

右漢洗文一行七字篆書曰中平二年冑世造其



內漢書卷四  
十二  
右魚左鳥曲且桂未谷見此器于洛陽以拓本見昭富世二字蓋造器者之名漢洗多以吉語爲文若此著其年與人名者蓋罕見云

漢禺氏洗

馮富貴昌囿侯王樂未央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樂未央王十字上有禺氏二字合十二字字在篆隸之間其兩旁左羊右鶴鶴取其壽則羊亦取其祥也漢洗著氏者亦所罕見

漢吉羊洗字

尚羊

右吉羊二字陽文畫一羊於其左張芑堂曰吳門陸貫夫超曾藏此漢銅洗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說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為祥又吉作尚諸家篆書所無存之可備一種篆法愚謂羊字篆法此亦篆書所無不獨吉字也蓋漢人器用之字多以意屈曲自成章法尔

漢宜子孫洗字

宜子孫

右宜子孫三字陽文兩旁作雙魚而其首相連蓋



亦比目類也此三字在篆隸之間即古隸也  
漢大吉羊洗字

大吉羊

右大吉羊三字陽文其兩旁上作雙馬下作雙魚  
羊字作羊又一體勢是隸非篆也

漢大吉洗字

大吉

右大吉二字獨大於他洗海寧沈匏尊以拓本見  
示其字勢欹斜之中縱橫特甚隸之奇者止拓此  
二字不知其四邊繪文若何

漢宜侯王洗字三種

富貴昌且侯王

右富貴昌且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

富貴昌回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有雙魚外有兩獸  
張芑堂云爾今止見摹本六字未見其魚獸

富貴昌回侯王

右富貴昌宜侯王六字篆書旁無繪文

漢雙魚洗字

富昌回王



右富昌其宜王五字篆書旁有雙魚

漢雙魚洗字

富貴昌口

右富貴昌三字篆書昌下一字殘缺旁有雙魚張  
芑堂金石契載此洗字云按隸續富貴昌乃蜀昭  
烈帝鑄器之銘

新莽量銘

凡六段悉依其  
原摹行次書之

黃帝初祖

禮市于虞

虞帝始祖

禮市于新

歲在穴煤

龍集戊辰

戊辰直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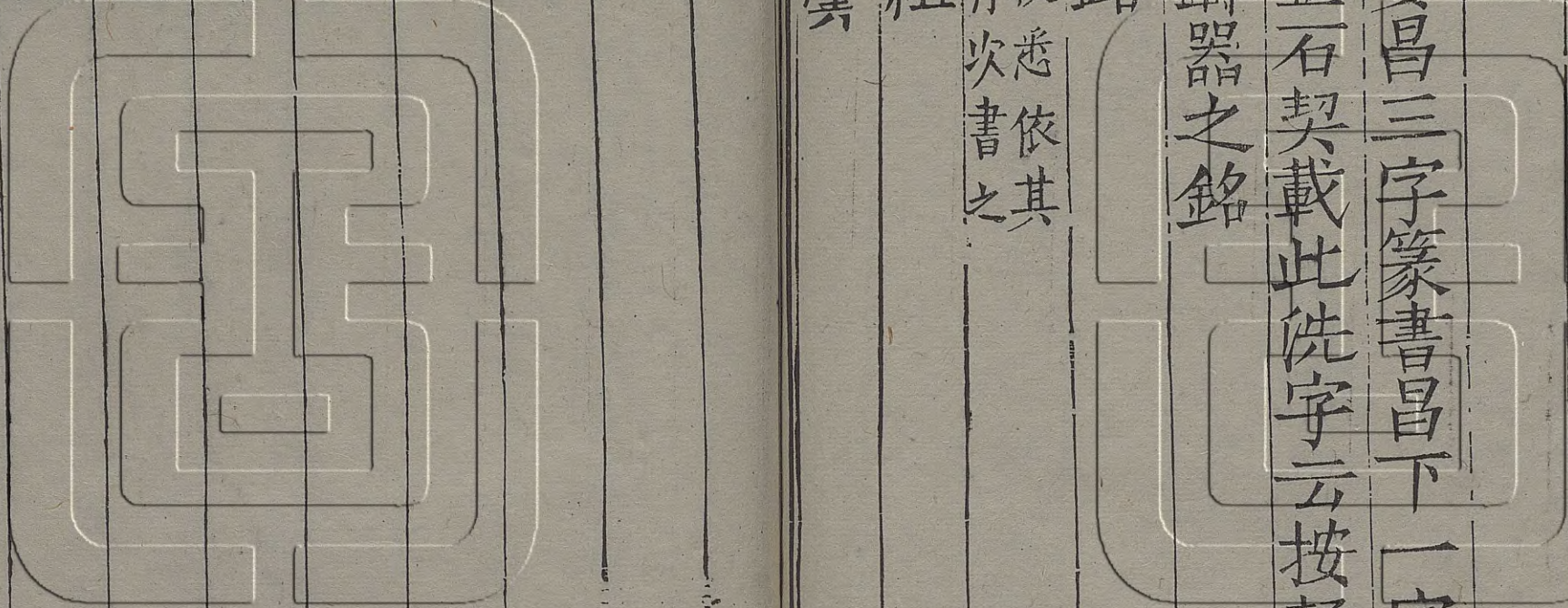
而命多民

據土神受

正號即真

改正建丑

島壽隆崇





同律度量衡

鞶當前八

寵在己巳

歲次實忱

初班天下

萬國永遵

子二孫二

亨博億奉

右篆二十行行四字惟第十三行五字以建初尺度之每字將及一寸許

律嘉量斛

方尺而圓其外

廔房九釐五豪

卓百穴十二寸

擘尺

積卒穴百廿寸

容十斗斗字

右篆七行

律嘉量斗斗字

方尺而圓其外



應旁九釐五豪

稟百卯十二寸

擘寸

積百卯十二寸

容十寸 升字

右篆七行

以上二段每字五分許

律嘉量寸 升字

方寸不圓具外

應旁一釐九豪

稟卯百廿八分

擘二寸五分

積萬卯子二百份

容十合

右篆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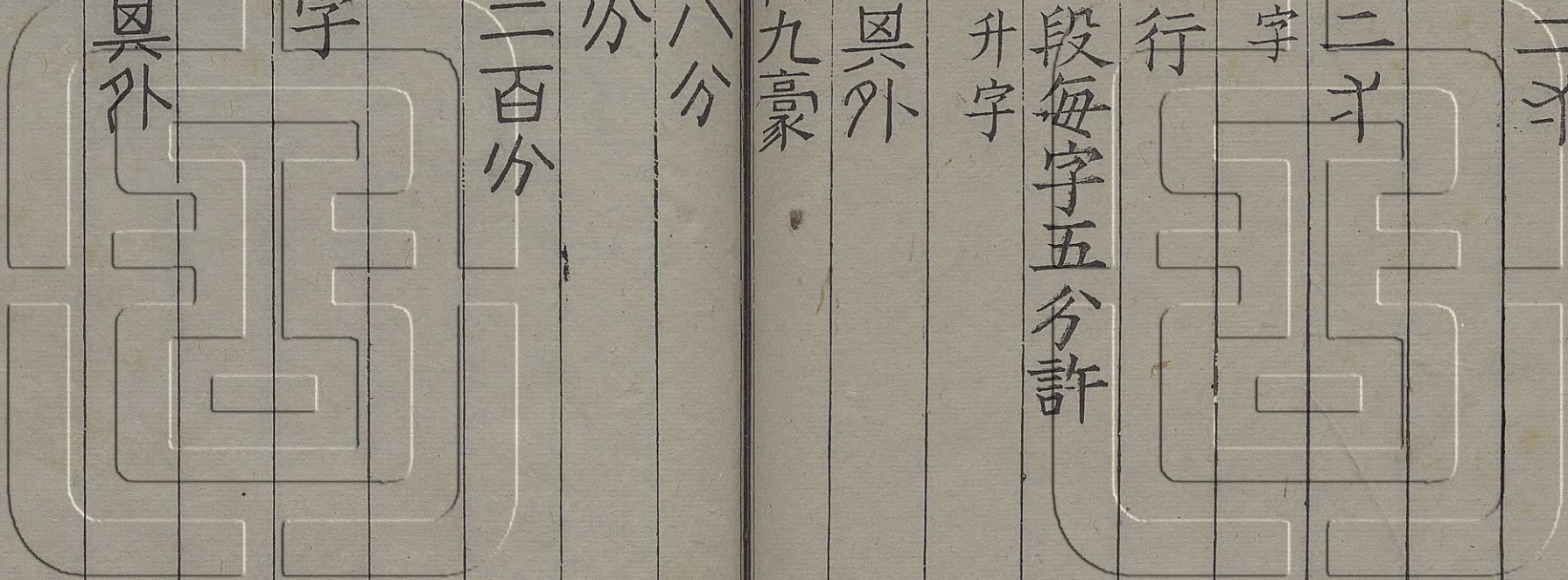
律嘉量合

方寸不圓具外

應旁九豪

稟百卯十二分

擘寸





積平卍百廿分

容二簠

右篆七行

律嘉量簠

方寸而圓其外

爬旁九豪

稟百卍十二分

擘五分

續八百一十分

容如黃鐘

右篆七行

以上三段每字或二分許或三分許

右新莽時量銘五段前一段其銘文也後則分鑄於斛斗升合簠者也漢書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鐘之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器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爬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注鄭氏曰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也愚按王莽銅量未知存否今所見摹本篆文



五段如此依而錄之

按王莽初始元年即居攝三年戊辰也其年十一

月戊辰

是年十二月朔則此

莽至高廟拜受

金匱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以戊辰直定御王

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

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

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

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注以戊辰

直定者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以雞鳴為時者

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以上繼

火故尚黃萬物紐牙於丑其色白故應正用白也

此銘云龍集戊辰此句謂戊辰年也又曰戊辰直

定此句謂戊辰日也又曰龍在巳巳則謂以此銅

量班行郡國在始建國元年巳巳也

橐即稽字亨即享字冥即寬字澤即深字市字則

摹本之旁舊有釋云市字以愚意非市字也說文

市艸木盛市市然象形八聲讀若潑普活切當即

此字也此市字隸作市而與市不同市讀若贖分

臬莖皮也顧南原隸辨云从市之字市變作沛譌

从市或譌市相混無別也蓋沛肺施皆从市索姊



之類亦皆从市而隸辨又云說文市字从中从儿  
彖變作米亦作古南索字皆从之姊从米从一或  
作姊則與从市之字無別矣按彖辨此二條所詁  
皆是然姊則从市而市从市也此銘云黃帝初祖  
德市于虞虞帝始祖德市于新則即淳發茂盛之  
意漢書王莽傳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  
於天下曰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  
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此文云德市于虞德  
市于新即此類文法無疑也當新莽之世市市不  
分彖彖相混以至龠上加十稽芻加邑寬深變體  
形聲難以悉準所以許疇重不能已於說文解字  
之作矣

漢建安弩機字

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檣福

右漢銅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

寸濶寸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

銀約之為分寸則正當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

五分約為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準望

者也銘在中層之陽面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

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檣福凡隸書二行十九字字



內漢金言卷四  
細止一分許攷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弩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州市中得銅弩長四寸強高四寸弱濶二寸重一斤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為攷之宣和圖譜即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集皆以所見今尺為度不若以建初尺度之也建安廿二年為漢獻帝丁酉歲八千五百者其次弟之數也檜福蓋工師姓名

漢帳構銅字

廣六尺長一丈澤深高八尺五寸銅平帳構邊長構右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二十字海寧沈匏尊所見拓本摹以相贈其字極細而精勁淳古在厲樊榭所詠魏景初帳構銅字之上當是漢代之物無疑漢器無年月者甚多不必異也

附魏景初帳構銅字

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深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

右魏景初帳構銅字陰文隸書凡三十二字海鹽張芑堂以拓本見示其字微有出波厲樊榭詩自



注云帳構銅狀圓如筍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云邗上方西疇所藏愚按帳構銅之名樊榭謂僅見於南史崔祖思傳然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及西京雜記已皆有之不獨南史也至於景初之字本不可臆斷為何人樊榭詩中以為韋仲將筆者特詠歎之詞未可以為據也而丁敬身復作詩駁之謂當是邯鄲淳所書則亦同無所據耳

尚方故治字

尚方故治

八千

右銅器四方中空以漢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釐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寬二分背三孔長各一寸一分寬二分四面寬各七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中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三字今書於孔之兩旁左曰方右曰八千凡七字故治以下五字皆作杈筆尚方二字則不杈也中空之內上有四銳皆斜向內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尚方令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



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  
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呂下加尚方考工別作  
監皆六百石宦官為之轉為監副或省據此則尚  
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  
兼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為尚方所舊辦非  
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當是東漢時器曰萬曰  
八千其次第之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矣又按  
洪氏隸續晉銅澡槃款識云泰始元年口月七日  
右尚方治御府故二斗五升銅澡槃重九斤八兩  
第二字甚小而適勁東都工於隸者未能遠過據

此條則此器或亦晉初時作未可知也今姑附記  
於漢器後以俟更攷之

舉契文二

平易圭台

鈎弋宮

右二器形制一同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二分寬  
三分許字在其右皆篆書陰款其四字者藏吳門  
毛氏家海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武進趙味辛舍人  
懷玉先後以拓本相貽者也芑堂云重一兩八錢  
五分此則以今衡權之也芑堂云是平易封宮四



字其三字者錢塘黃秋盒通判易所得拓本亦皆  
未見其器錄於此以俟攷

芑堂云漢宮舉契也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樊宣陽聚東南然此  
器之文於它書未有所考姑存芑堂之說附著於  
漢器之末以俟更詳之

漢安井券

漢安二季六月朔

穎陽里隨建日

井迺作神券永

無極

泉深三丈有五

二季長陳正二百

蕩陰龍敬臣百

平原鮑亮三百

雒陽呂仲仁百

下邳東高臣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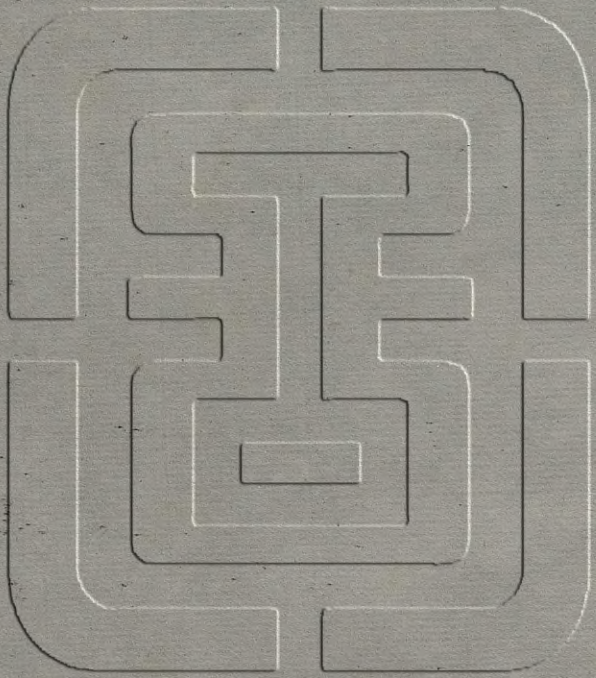
彭城長邯鄲熊宣季五百

豫州宋孟百

海鹽張芑堂以漢安井券搨本見示云吳門陸貫  
夫所藏得於崑山徐氏傳是樓者不知其是金是



石也捐本以建初尺度之高四寸橫長七寸前後  
字各五行後姓名字僅及今許凡出錢者七人按  
漢碑出錢人名或舉其縣或舉其郡而系以縣從  
未有書總部之名者若此文之豫州則是十三部  
之總名而書於人名之上有是理乎其字法雖極  
似漢隸然其字多係禮器碑陰上二橫內之字則  
亦不無可疑未見其原刻不敢臆斷也姑就捐本  
錄之以俟博攷







石也... 字各... 漢碑... 未有... 之總... 似儻... 亦不... 錄之... 以俟... 博攷

